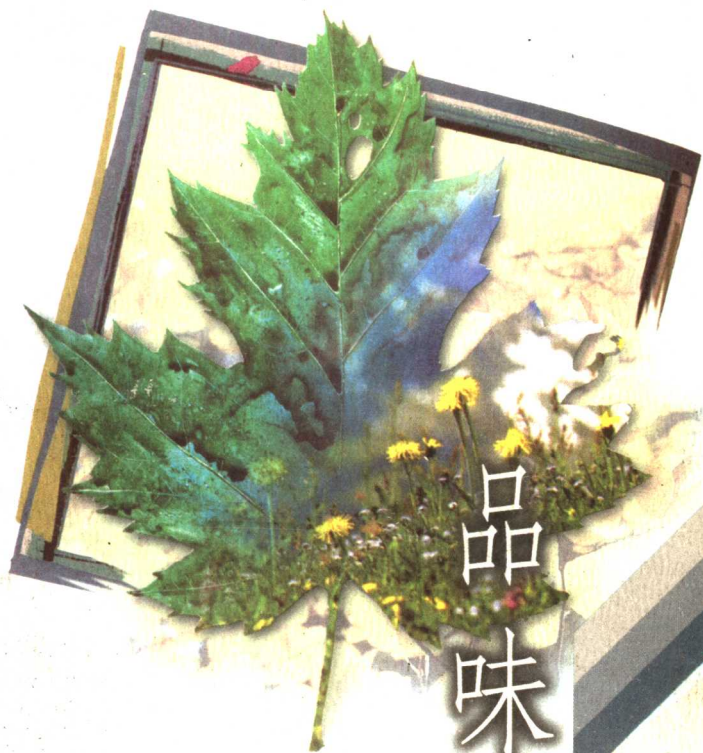


城北主题散文

城北

主题散文



品味苏杭

徐城北 著

学出版社

城北



山

平

翠

翠

翠



PINWEI SUHANG



城北主题散文

品味苏杭

徐城北 著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代号:ZH126200

责任编辑 周 宏
装帧设计 曹 春

城北主题散文

品味苏杭

徐城北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政编码 710062)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安康天宝印务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5 插页 5 字数 162 千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613-1882-0/I·191

定 价:15.20 元

开户行:西安工行小寨分理处 账号:216-144610-44-815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发行科
联系、调换。

电话:(029)5251046 5233753

自序

50年代,中学语文课本中有白居易的“忆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当我在家里背诵的时候，就发觉母亲的眼光有些异样。

母亲是苏州人，是昔日振华女中的名校友。她高中毕业后到北平上大学，以后辗转各地工作多年。1945年抗战胜利，重庆《大公报》把她调往北平，带着我途经上海，就“弯”了一趟苏州，看望我的外公外婆。我那年3岁，印象中的苏州，就只是很大的一张床，床四面挂了帐子，外公外婆并肩坐在床的外侧，也不说话。

母亲平时说普通话，唯独她姐姐（我呼之大阿姨）来时，两人就说开了苏州话。父亲一句也听不懂，索性避开，到别的屋子干事儿去了。我后来随母亲听过好几回评弹——特别是苏州评弹团的演出，就多少懂了些苏州话。这对于我后来去新疆，整天和上海青年泡在一起很有益处。

1957年前，常有苏州亲友捎来特产，从糯米糕团、酱汁肉直到玫瑰酱饼。我从此喜欢吃甜食肥肉，后来得糖尿病也是活该。那时苏州偶尔也来人，但给我的印象一言难尽。

还有杭州，母亲在50年代中期，陪同刚从国外回来的舅舅一家游过一趟。我因为上小学未能同去。对杭州，我就知道有一个特漂亮的西湖。后来看了田汉写的京剧《白蛇传·游湖》，就增加了对西湖的景仰。再后来，杭州京剧名伶盖叫天到北京演出，他的《恶虎村》中有一处绝技“飞天十三响”，让我大为惊异。

我22岁去了新疆，常在吃不饱时翘首东望——望北京，

回忆童年的无忧无虑；也猜测着东南半壁河山，以苏杭美食画饼充饥。“文革”中新疆大搞武斗，我被打回北京，偏巧北京又轰外地人，我只好浪迹天涯，顺便就去了苏州杭州。苏杭的风景越是美丽，我心也越发紧缩——真不知他日究竟落脚何处。

总算十多年后调回了北京，进入中国京剧院当了编剧。每当随剧团巡回到上海，就抽空跑一趟苏州，早出晚归，逛几个园林，想一点旧事。但杭州还是捞不着去，因为当时京剧已很难“下江南”。稍后我四处写稿，（也不光是谈京剧的事儿），开始和各地报社来往密切。我帮外地报社在北京组稿，他们也请我去外地作客。我于是又去了苏杭，并由记者朋友陪着玩了不少地方。

我认识了一些苏杭的文化界朋友，在他们的指点下，我对苏杭的认识也加深加浓了。

再后，我和苏杭一些单位有了工作上的联系，我去他们那里“谈公事儿”的机会来了。我甚至动了全家一起去的念头。去年，我们全家就逛了杭州。

从近几年开始，我注重从文化角度品味苏杭，努力体察苏杭的历史，也关注它们在改革开放中的变化。苏杭景色优美，但也不是尽善尽美，它们还有需要自我完善的地方。

在我的文化视野中，“苏”、“杭”渐渐融成了一体——

首先，是一种特定地域的象征。能够和苏杭成“对立面”的，可以是千里莽原的大西北，可以是厂房林立的新开发的特区，也可以是更高一级的直辖市。

其次，是秀美、闲适、温存、阴柔种种气质的代名词。无论你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文是野和是俊是丑，都会愿意亲自去观光一番。即使暂时去不成，也不会拒绝浏览前人关于苏杭的记载。

再者，有时能够成为解决矛盾的枢纽。是否有这样的例子：双方冲突得厉害，根本谈不拢。如果把他们都请到苏杭，或

看景,或饮酒,或泛舟,或听书……陡然悟到了什么,双方立场便有所松动……

更甚,兴许成为怀旧情绪的遣散渠道。人到老年,无论生活还是艺术上的审美,都难免趋向保守。但只要一提“苏杭”,眼睛陡然亮堂,温馨也充满肌体,接触新生活的勇气顿时大增……

以上种种,都说明苏杭“加”到一块,就远远大于两个城市的自身。也就是这个原因,很值得全社会的各类人物一品再品。

我以往写过一些有关苏杭的文章。最初是游记居多,往后就把来此工作的过程(以及结果)也以散文写出。最终,是力求从文化上品味其佳妙之处。

现结集此书,就选取自己认识过程中的几个小镜头,形成几个单元的导语;然后在导语之下,再分别选取和排列出一组文章,借以“支撑”这个导语。每组文章间有“缝隙”,正好请读者展开联想。

作者

1998年7月25日

目 录

自 序	1
-----------	---

初尝怪味蚕豆	1
--------------	---

吴铁嘴	2
-----------	---

金沙港	5
-----------	---

初到苏州	8
------------	---

初到杭州	12
------------	----

满足独来独往	15
--------------	----

活水虬枝润古今	16
---------------	----

威风锣鼓	19
------------	----

吃喝之外的美食家	21
----------------	----

[附录]·《吃喝之外》·(陆文夫)	24
-------------------------	----

西湖三景	29
------------	----

冷泉亭遐想	31
-------------	----

说“仿”	33
让风景“活”起来	34
渴望神游肥肺汤	37
[附录]·《肺腑之味》·(费孝通)	39
也曾跑马看花	44
菜长在树上	45
气场	47
园林	49
糊涂楼	51
糯	55
好牙	57
运河人家	59
切忌消化不良	62
雕花楼	63
吴县四梦	66
定位	68
人类之光	70
杭报女记者	73
一手托两家	76
老房子	78
龙井访茶记	80
亲情乡情浓似酒	83
母亲当年在苏州	84
母亲的姐弟情	92
张家姐妹	97

母亲的母校	100
[附录]·《念振华母校》·(费孝通)	101
桂花树下	104
邪劲儿	106
听课	108
无穷大	111
 楼外楼因缘	113
楼外楼的骄傲	114
西湖北海手拉手	116
三过楼外楼	120
乾隆船宴	122
南北东西楼外楼	124
 建立“合作机制”	127
半本书的稿费	128
《姑苏演义》	130
颜佩韦·袁世海	133
茶博·茶博士	136
西湖双市	140
娃哈哈与青春宝	145
 我心悠悠	149
夜步西湖	150
全家福	153
龙井访茶续记	156
太湖石	159
金溪山庄	162

文化上的散点透视	166
地图	167
姑苏城内寒山寺	170
苏州:小品文之集散地	172
[附录]·《闰中秋》·赏析	178
[附录]·《菜》·赏析	180
[附录]·《竹》·赏析	182
外国政治家与西湖	184
试说园与楼	188
[附录]·《范长白》·(张岱)	190
[附录]·《俞楼记》·(徐琪)	191
半个苏州人	194
我是临安人	196
走进苏杭再走出苏杭(代后记)	198



初尝怪味蚕豆

北京小孩儿多吃过铁蚕豆。硬，脆，也香。大约 40 年代之后，怪味蚕豆就进入南味食品店出售了。甜、咸、酸、辣、麻——它五味俱全，但究竟以哪样为主，一下子还真说不上来。我很小就听说过苏杭，稍后在“文革”中又看了几眼苏杭，感觉就如初尝怪味蚕豆。

苏州我有一位早认识的表哥，他干事儿有些讨人嫌。“文革”中他成了闻名全苏州的“吴铁嘴”。我去他家时，才得知他被抓进监狱。固然是被诬告，但他嘴巴也太放纵。不久他被释放出来，表嫂劝他忠厚一些，嘴巴上要放一把锁。他不肯，表嫂一怒，就用菜刀斩断自己的两截手指……但人性难移，不久表哥又“二进宫”了。

吴铁嘴

在 60 年代初期,苏州评弹团访问北京。母亲兴奋了,每场演出都拉着我到西单剧场去听。唱词是有字幕的,所以我能听懂开篇,并能体会一些吴侬软语的音韵之美。但弹词中的说表——进入佳境每每加快节奏,同时也加入更多的俚语乡音——真正的苏州观众阵阵哄笑,可我却如坠落山阴路上,不明究竟。但无论如何,我毕竟于朦胧和困惑中懂得了一些苏州文化,觉得评弹在某些方面直追京剧,于是对苏州发生好感。

就在这时,一位苏州来客找到我家。30 来岁,个子不高,人也精瘦,一口苏州味道的普通话。他自称姓吴,是我在苏州的表哥,现为苏州一家玩具工厂的供销科长。他一说话就让我如听评弹,滔滔不断又间有停顿,停顿必有噱头,接连时就像机关枪那样发射不停。倾听之下,让我顿感吴语魅力之高妙。母亲傍晚下班回来,表哥很热情,称颂母亲昔日之业绩,说起苏州亲戚对母亲的怀念。母亲也高兴,要我第二天陪表哥逛一趟颐和园,晚上还回家里吃饭。第二天晚上,表哥依旧喋喋不休,大概言词有些过分,母亲对他开始冷淡。表哥大约也觉察出来,先是借钱,数目不大,理由也正当,母亲便借了。他随即又打听我舅舅的住址和电话。母亲警惕了。那时候,我母亲三兄弟中,只有舅舅官居高位。母亲犹疑片刻,勉强地说出舅舅的电话。当时在北京,普通家庭根本不时兴装自费电话,要装就是公费,还必须“官”当到了相当的位置。

妈妈不把舅舅地址直接讲出来,显然是有用意的。为的是让舅舅先从电话里揣摩一下对方来意,再决定见还是不见。没

想到，表哥的嘴真是好使，一个电话就把舅舅征服了。他随即去了舅舅家，托舅舅给苏州工厂说了一个“北京的人情儿”，最后还借了一百多块钱，说是几天之后就还。

谁知借钱之后，半个月过去再没有下文。舅舅来了电话，打听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儿。母亲把自己的印象说了，反问舅舅为什么这么轻率。舅舅傻眼了，他多年在官场上混，只懂得高层的事儿，社会底层的处世经验十分浅薄。母亲向表哥在苏州的地址写了信，追着要钱。不久，表哥把借我们家的钱寄回；但对从舅舅处借的钱，就再没搭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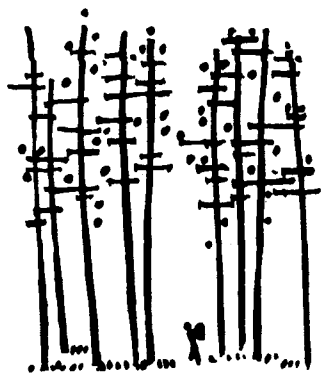
随后到了“文革”。北京乱，苏州也乱。等到各地都乱得“差不多”时，又有苏州远亲来北京，母亲见了，顺便打听表哥这个人。远亲介绍说，表哥在苏州有个外号，叫“吴铁嘴”。原来他在“文革”初期当“造反派”的头头，经常在闹市观前街（母亲说，那儿是旧苏州的市中心，拥有胜过北京白塔寺或护国寺的大庙会），和其他派别展开大辩论。居然，人家几个说不过他一个，于是就有人送他这个雅号。其实，原来承担这个雅号的，是观前街上一个算命瞎子。没多久，也不知怎么捣鼓，表哥那派成了反革命，一般群众允许反戈一击，但“勤务员”则都成了“坏头头”。表哥因得罪人太多，判刑下了狱。后来又听说，他在狱里还是能说，最初当班长，后来得到干部信任，便破格提拔为“大班长”。所谓“大班长”就是事实上的排长。在监狱里，班长通常是由进步犯人担任的，而排长则由管教干部担任。可能那阵儿进监狱的人太多，管教干部不够用，才无奈让表哥“替代”一下。据说表哥的“大班长”当得极其出色，还立了功，距离“出来”已经不远。母亲和舅舅听说，都免不了感叹：苏州书香门第中会有人进监狱，总不是光彩事。同时，“吴铁嘴”这种称谓，也是让人不舒服。

我在“文革”前夕去了新疆，没想到第二年就搞起了“文革”。更没想到“文革”中的“武斗”会这么厉害，竟然打得我这“逍遥派”不得容身！无奈我跑回北京。没半年，北京也轰赶外

地人(其中就有我)。于是,我去南方流浪,先去了上海,没多久又辗转到了苏州。最最没想到的是,最后我竟然住到了吴铁嘴妈妈的家里。对于这位老人,我称呼她为“娘娘”(字读阴平)”。当时在苏州,我没能见到吴表哥,因为他早几个月被放出来,但就在我将要住进他们家的前几天,对立面诬告了他,说他出狱后“嘴巴不老实”,企图“彻底翻案”和“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于是他又“二进宫”了。

表哥啊表哥,你占便宜在于嘴好使,吃亏也在于嘴好使。我接触了你的母亲、妻子和兄弟姐妹,发觉你本人的心地并不坏,但是太爱耍小聪明!看看,最后吃亏、倒霉的,还不是你?喏大苏州,像你这种类型的人实在不多。也让我在来到苏州之前,还因为你,对苏州也产生出好大的误解!

以后的事情一言难尽,此文就在这里打住。



金沙港

江南文化名城不少，其中当首推杭州。其可说、可看、可圈、可点之处甚多，但对我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则又首推金沙港——盖叫天昔日的住家所在地。

敬礼金沙港！

盖叫天在上海也有家，如果办故居，可以找出好几个地方。通常意义上的故居，多指被纪念者逝世之所，也就是功成名就之处。但我认为，纪念伟人最重要的，并非是要后人对着一个凝固了的形象焚香礼拜，而是指出一条彼时彼地的成功之路，去供后人体会参考。伟人的一生，尤其是在他的中年和壮年，往往才是最关键的时刻。他这时的住所以及由住所显现的那一个大环境、大背景，也才最具有参考价值。

盖叫天在金沙港的家，应是什么样子呢？黄裳先生 50 年代初刚刚踏进这所庭院时，见到的是一个自由自在探讨艺术的氛围。盖叫天生活在一个纯艺术的环境当中。他仔细布置了这个家，买了不少古董，其中不乏假货，但他无所谓。他讲：“我又不是考古学家，只要它对我有用就行。”的确，他收藏古董不是为了古玩价值，而只是为了艺术上的借鉴。难得的是他这种高超的见解和坦然的心境。

他家的外面，水天空阔，据说有点像倪云林的山水画。他曾在附近荒野中的一个茶亭，听见一位长者和一个瞎子对话：

“你看不见？”长者问。

瞎子点头。

长者又说：“你睁开眼看看，我在哪儿？”

瞎子回答：“我只看见一片黑。”

长者一字一顿地讲：“你黑都能看见，难道白——你就看不见吗？”

……旁听的盖叫天不觉顿悟——眼睛瞎了，心却没瞎，只要处处用心，就能辨黑白、知美丑，分善恶。

盖叫天习惯清晨出外锻炼一阵儿，然后回家盘腿打坐。他要点起三柱香，任其烟雾袅袅上升，他能在烟雾中看到许多美丽而生动的形象，他能由此联想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归一”的古典哲理……

在以往的京剧世界中，名声超过盖叫天的大牌明星有许多，但是大牌明星留下来的著作却不多，质量也很难赶上盖叫天。盖留下了《粉墨春秋》、《盖叫天表演艺术》、《燕南寄庐杂谭》好几本书，其中值得人们品味的地方很多。京剧名伶大多都是实践超前，盖叫天中年以前也是如此。但他中年往后，演出并不是特别忙，于是他就在金沙港这个地方沉潜下来，认真地观察人生，同时也仔细向其他门类艺术学习。遇到好的评弹，他曾经整月包下座位，风雨不误前往听书……终于，他成了京剧名伶当中的“理论大家”。

我是在20岁左右、还从没离开过北京的时候，读了盖的第一本书《粉墨春秋》。当即，我就形成了对他的敬仰。这种敬仰又连带引出对杭州的猜测和憧憬，以后，随着岁月征尘的逐层加厚，我对盖的了解逐渐增多，但还是没机会去杭州。后来我去了新疆，以为这辈子都交给大西北了，再不可能去亲近东南。没料想，我在“文革”中期从新疆跑回北京，以后又被迫离开北京南行，这才一步一步临近杭州。我终于到了杭州，但也仅仅是“到”，几天当中我把主要景点“跑”了一遍，但因为金沙港的心象实在太强烈太突出了。这些景点几乎没给我留下多少印象。无奈当时金沙港不开放，我连打听的地方都没处找！但我期望以后天下太平时，能有机会再到杭州。那时，我一定去拜访盖老的亲人，最好能由他们培同，亲自去瞻仰金沙港和